
特朗普滿足了人類陰暗的願望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引言

1月6日發生在美國國會的暴亂是毫不意外的，因為特朗普主義滿足了人類最深層的心理需要，包括了最陰暗的一面。我想強調，自己並不是一竹篙打一船人，有些福音派信徒只是簡單地跟隨教會領袖的指示去投票，有些華人喜歡特朗普對中共採取強硬態度，有些保守人士不滿意左派的政治正確性。

但無可置疑，特朗普吸引了一群極端份子，包括了新納粹主義者、白人至上主義者.....，這些人甚至不惜採用暴力去維護自己的領袖。我並不是信口開河，有關示威暴動的圖像和影片顯示，在當天不少參加者舉起南北戰爭期間代表著奴隸制度的南方邦聯旗幟，有些人穿著新納粹黨的T恤，有些人戴上「驕傲男孩」（Proud Boys）的帽子。令我感到羞愧萬分的是，基督徒示威者和這些人混在一起。

特朗普鼓吹暴力的言論

1月6日的暴亂是有跡可尋的。2016年1月23日，特朗普在競選總統期間向支持者吹噓：「我可以站在第五大街中間向人開槍，但我仍然不會失去選民。」演講結束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要求特朗普解釋其言論，但他拒絕回答。

同年2月1日，在愛荷華州的一次競選集會上，特朗普的保安團隊通知他可能有人會扔西紅柿，特朗普向人群說，如果有人這樣做，你可以打他，他說：「我向你保證，我會支付律師費。」

同年2月23日，在拉斯維加斯的一次競選集會上，特朗普提及一名抗議者時說：「我想擱他的臉。」跟著他說：「我喜歡過去的日子，你想知道在這種情況下對那樣的人會做什麼嗎？他們會躺在擔架上被抬出去。」

以上只是眾多類似例子的其中三個。試想像，若果筆者要競選教會執事，我兇神惡煞地說：「即使我在崇拜禮堂開槍殺人，這毫不影響我的支持率。你隨便毆打反對我的人，我會聘請最好的律師幫你打官司。想當年，任何對我說三道四的人都會打直走入來，打橫抬出去。」我相信教會牧師一定會取消我的候選人資格。

快意恩仇、血濺五步的幻想

然而，特朗普暴力的言論沒有影響其選情，常言道，物以類聚，特朗普吸引了一大群人，因為他說出了許多人不敢說出來的心底話。坦白說，筆者亦曾經幻想過用武力去對付自己不喜歡的人，年少的時候，我十分喜愛閱讀古龍的武俠小說，古龍說，遊俠的年代是「快意恩仇、血濺五步」的年代，在《楚留香傳奇》裏面，任何人出言侮辱一點紅，一點紅便以快劍將他殺死，我曾經幻想自己就是「殺人劍無影」的「中原一點紅」。

德克薩斯大學心理學教授戴維·巴斯（David Buss）曾經在其心理學入門課程中詢問學生是否幻想過謀殺，約四分之三說有。接下來，他對來自世界各地的五千人進行了研究調查，他發現 91% 的男性和 84% 的女性都曾經幻想過以某種方式殺人。

因著法律和道德的規範，大多數人都不會將幻想付諸實行，可是，魅力領袖卻可以將暴力合理化，特別是為了實踐一個崇高的使命。不少特朗普支持者在旗幟、海報、T 恤中將特朗普轉變為蘭保（Rambo）和美國隊長模樣，去年，特朗普在互聯網上將自己描繪成洛奇（Rocky）和超人。最常見的解釋就是其支持者喜歡特朗普的強人形象。加爾文大學歷史學教授克里斯汀·杜梅茲（Kristin Kobes Du Mez）指出，過去七十五年，白人福音派以顯示男性氣概和民族主義的偶像取代了福音書裏面的耶穌。但我恐怕並不只是如此，百折不撓的「強人」並沒有問題，問題出於代表了暴力的強人，蘭保在越南以一擋百，今



到輸了越戰的美國人感覺良好，彷彿派出一百個蘭保到越南就可以改變戰局，觀眾不會反省美國在越戰期間犯下的錯誤；美國隊長的主要敵人之一是潛伏在神盾局的九頭蛇，九頭蛇就好像是 QAnon 所說的「暗黑勢力」（Deep state），為了拯救國家，甚至全世界，縱使採取非常手段也是正義的。1月6日的暴亂，的確其來有自。

相信自己，不要相信專家

無論經過幾多調查和澄清，特朗普的鐵粉對關於選舉舞弊的指控仍然深信不疑，這是不足為奇的。特朗普並不是反智文化和陰謀論的始作俑者，但他為這些現象推波助瀾。2016年3月16日，一名MSNBC主持人問特朗普向誰諮詢外交政策，特朗普回答說：「我向自己諮詢，.....因為我十分有腦筋，.....我的主要顧問是自己。」美國前聯合國大使約翰·博爾頓（John Bolton）說，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就像彈球機一樣反覆無常，往往他會基於過時或不正確的資訊而改變主意。

2020年9月，許多頭野火席捲西岸各州，加州自然資源局局長韋德·克勞富特（Wade Crowfoot）表示希望總統承認氣候變化的嚴重性及其對森林的影響，特朗普反駁說：「實際上，我不認為科學知道什麼。」在其他場合，特朗普否認氣候變化是真實的，他堅持使用汽油和挖煤比使用綠色能源更好。在2016年競選活動期間，特朗普支持者舉起了「特朗普挖煤」這句標語，對我來說，這好像是「不要用電腦！用算盤！」

2020年10月18日，新冠肺炎瘟疫已經令到成千上萬人死亡，在內華達州的一次集會上，特朗普向一群沒有戴口罩的支持者批評拜登「聽科學家的話」，說只有一個傻瓜或失敗者才會這樣做。反科學和相信陰謀論並非同一樣東西，但往往他們是肩並肩、手牽手。在美國許多右派人士，包括一些福音派教會，並不相信科學家對新冠肺炎瘟疫的判斷，他們認為這是左派反特朗普和收緊宗教自由的陰謀。

以上只是眾多例子的其中三個。試想像，我到某間大學面試，目的是申請教席，該大學的院長問我：「你參考那位專家的研究方法與數學模型？」我以高傲的口吻回答：「我用自己的方法，只有蠢人才相信科學，專家根本什麼也不知道。」我相信自己會聽到「殘酷一叮」的聲音。

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的落差

但特朗普的反智、反科學的態度卻滿足了人類以自我為中心的願望，筆者從事研究和大學教育工作很多年，我同意霍夫施塔特對美國文化的觀察。中國文化強調尊師重道，但很多美國學生卻不認為自己有需要聽老師的指引，他們認為自己就是權威，自己就是自己的顧問，他們不認為教授知道什麼。

美國是一個十分矛盾的社會，在精英文化的圈子中，美國擁有全世界最尖端的科技，而且孕育了全世界最多的諾貝爾獎得主；但大眾文化卻瀰漫著反智、反權威、反科學的態度，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1963年出版的《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一書中，詳細地描述了這種文化現象，1964年該書榮獲普立茲獎，在書中霍夫施塔特將美國的反智風氣的一部分責任歸咎於美國的新教

傳統。此外，美國的政治亦充滿了陰謀論，1964年，霍夫施塔特在《美國政治中的偏執風格》（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一文中描述了這個問題，一些陰謀論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

結語

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目不識丁、少不更事的紅衛兵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去批判「臭老九」（知識分子），毛澤東正是釋放了他們心底裏面傾向暴力、反叛、反權威、反智的野獸。當然，特朗普現象遠遠比不上毛澤東造成的破壞，但這兩場政治運動背後的心理機制是十分相似的。1月6日的暴亂算是不幸中之大幸，畢竟，美國仍然是一個具有製衡力量的民主國家。

我再次強調，我並不是說所有特朗普支持者都是崇尚暴力或者反智，事實上，1月6日之後，許多原先支持特朗普的人都先後和他割席，美國仍然是有希望的！

2021年1月12日

[更多資訊](#)